

【彪郊】饲狼（1-6完结）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2658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26581](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26581).

Rating:	Explicit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封神
Relationship:	彪郊 , all郊 , Chong Yingbiao/Yin Jiao , 崇应彪x殷郊
Character: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Chong Yingbiao , 崇应彪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兽交 , 成结 , 灌精 , 尾交 , 人兽双龙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3 Completed: 2023-09-07 Words: 27,756 Chapters: 6/6

【彪郊】饲狼（1-6完结）

by [lvstar](#)

Summary

狼王彪x将军（皇帝）郊

Chapter 1

Chapter Summary

第一章剧情 看车直接去2

饲狼 1

天漏了，一道红光劈将下来，裹挟着一个活物重重的掉落在地，惊起燕雀无数。

“狼王败了！”百兽奔走相告，整个兽界顷刻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人界也正刀兵相向，殷国大军正与夏国交战。少将军殷郊一路追击敌将至密林深处，敌人全然不见踪影，自己却和部下们跑散了。原本周遭一片漆黑静谧，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庞然大物砸的他脚下的地面抖了三抖，随即而来的是一片金光崩裂，殷郊被从马上震落直飞出数丈有余，只觉胸口一阵巨痛，不省人事了。

九耀狼王崇应彪动了动眼睛，废了好大的力睁开了。它想起自己刚才还在跟龙子狴犴缠斗。狴犴这个胜之不武的阴险妖兽，不仅趁月圆之夜自己内息不稳之时上门挑衅，还带了个转灵高手。有帮手在旁源源不断的为那厮输送灵力，在数回合焦灼之后直接把它从兽族的大荒之境震落进了人界。这坚硬的触感应该就是人界的地面吧，真是粗糙卑劣啊，简直不配让本兽界之主踏足，吾需即刻返回天。。？？即刻返。。。？？？狼王不可置信的看了看自己的前爪，它扒了扒地面，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眼前确实是一双极小的爪子。对它来说极小，作为兽主，千年修为拥有九个耀纹的狼王本体是灰白色体型堪比上古神兽的赤瞳巨狼，一掌拍下去地动山摇，吼一吼山呼海啸。而现在，它仰起头看看天，好高，好远，就连面前咫尺之间的一滩水洼，也需要跑好几步才能到。倒映在水里的是一只极小的动物，“嗷呜！！！”它仰天悲愤的嚎叫了起来。

殷郊晃晃脑袋终于清醒了，刚才那股力量像是要把他整个人都冲散了，胸口到现在都还闷闷的。他爬起来，感觉自己的身子突然间轻盈了不少，之前战场上受的刀伤也不那么疼了。正疑惑间，一声野兽的嚎叫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警觉的握紧手里的长枪，朝声音发出的地方靠过去。皎月临空，他在一滩被月光照的亮亮的水洼边看到了一只受伤的小狼。

一狼一人在月下对望。狼王正为自己缩小到如此地步而崩溃，它本想用吼声吓退这个大胆的人类，但是没想到一张口却只能发出嗷呜嗷呜的声音，这种弱小动物的叫声真是丢狼现眼。殷郊这时候内心狂喜，他从小就一直想养一只狼，但是连年在外随父行军，根本没有机缘，而今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走上前去，看那小狼凶狠（自以为）的向他龇着牙，还往前一扑，但是它忘了面前是个水洼，啪叽，整个身子栽了进去。堂堂狼王，竟然跌进了个小水洼变成了落汤狗，真是兽界之耻。殷郊看着想笑，他走过去拎着小狼的后颈把它提起来，抖了抖水，然后不顾它的挣扎，将它裹进自己的斗篷，翻身上马回营了。

狼王本来非常恼火，这个不知分寸的人类竟敢拎它的后颈，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当它被裹进斗篷里的那一刻，它感受到了从那人胸口传来的异常温暖，这很好的安抚了它的情绪，甚至使它有点昏昏欲睡。也是因为受伤太重，不可一世的狼王竟在一个人类的怀里睡着了。

殷郊追丢了敌方主将，正在大帐受罚。军法无情，几鞭子下去打的他皮开肉绽。他赤裸着

上身被绑着，跪在大帐正中间，周围坐着的都是他父亲手下的将领。“就因为你身为主将之子，才要事事以身犯险为各将士做好表率，这鞭子为父抽的对不对！说！”主将当着众人的面又一鞭子下去。“父帅抽的好，抽的对！”他闭着眼睛喊道：“是我之过，才让夏狗逃了！请父帅责罚！”周围的人全都冷漠的看着这一切，他们各怀鬼胎，无人站出来替他说情。主帅的儿子，天生富贵，无论做到何种程度都会在空中招致他人妒恨。

崇应彪这时候也醒了，它抬头环顾了一圈，看到了不熟悉的景象。这是人类的军帐，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架着铁盆的火架。火已经熄灭了，军帐里萧索冷清。它现在的身体真是不中用，竟然能感觉到寒冷。所幸伤了的后腿已经被包扎上了。它抬起前爪舔舔，又猛的放下，双眼瞪圆惊讶着自己竟做出与愚蠢的凡间动物无异的举动。把它捡回来的那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那不重要，它只想等灵力恢复之后打回兽界吃了獠牙才好。那人的斗篷胡乱的扔在床上，它就窝了进去，浑浑噩噩的又睡着了。

被打的一身是伤的殷郊回到军帐就看到那小狼乖乖的窝在自己的斗篷里睡觉，心情瞬间变好。他轻手轻脚的升起火，又倒了些热水在铁盆里打算烧水清理下伤口。小小的军帐不一会就温暖了起来。崇应彪再次清醒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带它回来的人类正背对着它赤着上身擦拭伤口。他背上交错复杂的鞭痕触目惊心，一想到自己也浑身是伤，突然就生出了同病相怜的感触。它马上甩甩头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区区人类怎么能跟本王相提并论。殷郊听到响动，转过身来，脸上瞬间绽开了笑容。他丢下毛巾，靠过去，捏着崇应彪的两只前爪晃了晃：“你醒了，伤口疼不疼，刚才要去父亲那领罚，就给你粗略的包扎了一下，回来看到你还在睡就没打搅你。”崇应彪不屑的嗷呜了一声，想说：“这人怕不是有病吧，自己都伤成那样了还有闲工夫管别人？本王区区小伤，肯定比你好的快。要不是老子落毛的凤凰哏，落难的狼王不如狗，怎能容你这么放肆的摆弄。”正想着，殷郊快乐的把它肚子朝上放倒，开始揉它腹部的毛。它极力想挣脱，但是对方现在的力气是它的数倍，兽界霸主就这样被人按在床上反复揉弄。“不喜欢被摸啊，没关系，咱们的日子还长着，慢慢培养感情嘛，你会喜欢上的。”殷郊说。

擦洗完伤口，殷郊披上寝衣准备上床睡觉了。他企图去搂小狼一起睡，但是被强硬的拒绝了。狼王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绝不屈服。它自己窝到床脚，离殷郊远远的免得再被揉弄。殷郊很累，也没强迫它，很快的就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就出现了异常，殷郊背后的鞭伤竟然全部愈合了，而崇应彪的后腿却还是没有半点好转。狼王在懊恼自己已经衰弱到此等地步之时，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它好像感觉不到自己的内丹了。那这一切都能解释通了，它从天上被獠牙震下来，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般大小，原来受灵力护佑的身体，现在不堪一击，甚至伤口也迟迟不愈合。不会，我的内丹在坠天的时候被震出去了吧！这一认知如当头一棒，使它本能的嗷呜一声叫了出来以解心中愤懑。吓得殷郊赶紧过来捂住它的嘴小声告诉它说：“别叫别叫，我还没跟父帅说你在这！军营里不准养宠物的！”“你才宠物，你族谱都是宠物！”如果现在能说话，它一定咆哮出来。“乖乖的啊，我要去操练了，晚点回来给你弄吃的！”殷郊着急的穿上轻甲就匆匆出帐了。

崇应彪躺在床上思考着自己的内丹到底哪去了。如果是完整的还好，自己能循着感知踪迹找到，但是如果已经直接震成碎片，那就麻烦了。没有内丹自己就永远回不了兽界，也不能变回原来的身型，更别提找獠牙报仇了。威震九州的兽王从来没这么郁郁寡欢过，这简直就是一个闭环死局，我不会一辈子做宠物了吧！直到殷郊回来，它还一直保持着病恹恹的状态。殷郊以为它还是因为伤口疼的难受，也就没有在意。晚上睡觉的时候殷郊又去搂它，这回郁闷的狼王没有拒绝，因为它还在思考内丹的事情根本没注意自己已经被严丝合缝的抱进了那人的怀里。谁知道半夜就被勒醒了，崇应彪决定下次再也不让他搂了，这人的胸好大挤的它好闷啊！本王可能是第一只被人类胸闷死的狼吧。

早上起来又发生了离谱的事情，崇应彪发现自己腿上的伤竟然开始愈合了。虽然很缓慢，但是确实是比昨天好太多了。奇怪，非常奇怪。它开始回忆昨晚跟前两天有什么不同。哪里都一样啊，除了。。。昨晚是跟殷郊搂着睡的。什么玩意？这总不能是原因吧！

“这就是原因所在。”一个声音在它耳边响起。它抬起头看殷郊没有任何反应，难道这声音只有自己能听到？“是的，传音入迷，只有你能听到。”那声音洞察了它的想法继续说。“吾

乃九天玄女，之前观汝与獠狂一战，对方确胜之不武，念你多年统辖兽族有功，特来提点你。”“说这么多废话，我内丹呢？”狼王不耐烦。“正要说此事，你是否靠近那人类之后伤口就开始愈合了？是否亦会感到他的胸口异常温暖？显而易见，你的内丹在他身上。”“什么？？怎么会！他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本来是不可能的，但是那日你坠天之后内丹随即被震出，那一刻他正好闯入结界。所以，很凑巧，你的内丹被他完全的融进体内了。”“岂有此理！啊，我说他伤口为何愈合的如此之快，原来是偷了本王的灵力！”“须知，他并非有意，只是误闯，误闯。”“我管他啊！看本王吃了他！！”它呼呼的喘着粗气，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逼近殷郊，然后，一口咬上了他的小腿。。的布料。它自以为的血盆大口现在只能咬起一点点衣服。殷郊低头看看它，把这当做是亲近，像刚见到它时一样拎起它的后颈，然后放在膝盖上揉搓它的毛。

崇应彪：“。。。。。”

“该怎么处理你好自为之吧，天庭只能帮你到这了。”九天玄女离开了。

等我养好伤，我一定要吃了他。崇应彪躺在殷郊的膝盖上一边被揉着肚子一边想。

为了让自己的灵力尽快恢复，它只好每天跟殷郊睡的很近。越近受到内丹的影响越大。每当它被搂在殷郊胸口，就感觉灵力源源不断的输送回它体内。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别看它现在忍辱负重的跟人类搂在一起睡，日后这家伙一定成为它的口中之物。

殷郊倒是很高兴，他之前听说狼养不熟，没想到这么快这小家伙就跟自己这么亲近了，每天晚上不搂着还不高兴。北地战场很冷，军帐里就算生了火，到后半夜还是很难捱。好在他现在有小狼了，一人一狼每天这样互相取暖倒也很惬意。殷郊搂着它想：“有只宠物真好。”崇应彪高贵的狼头被人按在胸上喘不过气，它心想：“我再过几天就能吃了他。”

内丹真的不错，随着灵力的恢复，崇应彪在短期内暴长成比普通狼大一圈的体型了，不再是小奶狼的外表让它很是愉悦。但是殷郊不高兴，他更喜欢小点的，这样能抱在胸口。现在的情况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能换成他窝在狼身上。

这么大的狼也藏不住了，只能领出来。军营里的人看到巨狼都不敢靠近，崇应彪终于能享受亮亮牙齿就能吓退凡人的快乐了。“这狼怎么长这么快！不会是吃我们少将军的奶长大的吧！”哈哈哈哈哈周围哄笑一片。崇应彪想起每天晚上自己被按在那大胸上闷的上不来气瞬间觉得受到了羞辱，它凶狠的冲那帮人吼了一声，把人吓得四散奔逃。殷郊以为它在帮自己出气，拍拍狼头以示奖励。这边崇应彪心里盘算，“今晚我就吃了他！”

晚上回了帐篷，它已经习惯了先趴在床上等着，等殷郊过来窝在他身上一同睡觉。狼温暖的体温让殷郊每晚都睡得很好，崇应彪看着抱着自己前腿睡得正香的人，亮出了牙齿，然后冲着他的脖子咬了上去。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彪狼交配的理由天经地义
兽交，灌精，体内成结，尾交

饲狼2

崇应彪的牙还没碰到殷郊的皮肤，就被它收了起来。“算了，明天再吃吧。”它想：“不急于这一时。”九天玄女的声音这时又机械的响起：“自殿下坠天兽界大乱，猖狂难以服众，望狼王殿下尽快返回兽界主持大局！”说完了官话，她问：“你怎么还没吃了他？”“本王想什么时候吃关你何事！”崇应彪生气。“该不会是舍不得了吧！”玄女打趣。“胡说！本王怎么可能舍不得。他早晚引颈就戮！”玄女呵呵呵笑着离开了。“舍不得吗。。。 ”狼尾巴扫扫那人的脸，殷郊呜了一声，翻个身继续睡。它用尾巴扇灭蜡烛，靠着殷郊也睡着了。

殷郊自从体内融了狼王内丹，上阵杀敌更勇猛了。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正当主帅年事已高，他便顺理成章的坐上了主帅的位置。昔日被同僚欺负常常一身鞭痕的小将军如今成了意气风发的一军之主。而迄今为止他完全不知晓内丹之事，只是有时也疑惑这神力从何处来，最后亦归结于冥冥之中有神明相助。对于小狼他是心怀感恩的，它陪着自己捱过了多少个寒冷冬日，直至冰雪消融。它当真是自己的祥瑞，自从遇到它之后，人生便一片坦途。

“是的，你的日子好过了，本王遇到你之后就从来没这么丢脸过。天天被人当靠垫枕着睡也就罢了，出个门都要被绳牵着，本王一世英名啊。”“那你就吃了他啊！”九天玄女又冒出来。“今晚！今晚就吃！”崇应彪吼了一声，吓的玄女秒遁。

当晚，殷郊回来了。白天的时候，他们重挫了敌军主力凯旋。年轻的主帅醉了酒，现在正搂着它的脖子傻笑。“下次庆功宴也应该带你去，自从遇到你之后我连伤都没受过。”他把脸埋进狼毛里，深深的吸了一口：“没有小时候软了，但手感还是很好。今天打了胜仗开心，快来让我摸摸。”说着一把将崇应彪扑倒，上下其手起来。狼王阅兽无数，但是没见过醉鬼，直觉得殷郊疯了。既然你这么主动送上门来，那我不客气了，它想。狼王再次长开嘴去咬他的脖子。结果还没咬到，就被殷郊抱住了头，然后在它头上轻轻的亲了一下。！！！？？狼王心脏剧震，不动了。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把殷郊的衣服用牙扯碎了，原本要咬断他脖子的嘴此时正伸出舌头舔他的喉结。巨大的灰狼把脆弱的人类按在爪子下，舌头不停的击打着他赤裸的身体。殷郊太醉了躲闪着它作乱的舌头，那粗糙的活物磨在他身上很疼。“不要。。。 ”他小声推拒着。狼王没有停止，它现在确实很想吃他，但是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以前经常压的它喘不过气的胸，现在是最美味的点心。它舌头舔上他的乳头，那里已经是很硬的小颗粒了。它反复舔磨那里，弄得殷郊气息都乱了。他在巨狼的舔舐下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也叫不出来，在这黑漆漆的午夜军营，任谁也想象不到一头巨狼正在侵犯他们的主帅。

但是狼王终究是狼王，不会被轻易蛊惑，它很快清醒过来，看着自己身下因为酒精作用昏睡过去的人，没有放任自己继续做下去。它叹了口气然后把大尾巴盖在了殷郊身上。

殷郊因为宿醉，第二天头晕晕的。他看着自己衣服乱七八糟的碎了一地，还诧异难道自己昨晚耍了酒疯？他看向乖顺的趴在那的巨狼，摇了摇头，否定了心中的疑惑，小狼从来不会破坏东西，也不可能撕烂他的衣服。迷糊归迷糊，习武不能懈怠，殷郊按着太阳穴出帐往

校场去了。“啧啧啧。”九天玄女出现。“闭嘴，”崇应彪说。“我没说话啊。”“本王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肯定哪里出了问题。”崇应彪用狼爪子铺着混乱的床，察觉到自己在无意识的做什么之后，它又把床弄乱。一跃而下，在寝帐中来回踱步。“这很正常啊，爱美之心嘛”九天玄女评价。“你也觉的他长得好看？啊，不这不是重点。”狼王烦躁的甩着尾巴。“不行，月十五就快到了，需在这之前取回内丹，要不以现在吾的灵力不知道那天会出什么乱子。”

殷郊觉得这两天小狼很不正常，它经常会在自己晚上擦洗身子的时候凑过来舔舔这舔舔那。睡觉的时候还喜欢舔他的乳头。“虽然长的块头大，但是你不会没断奶吧？”他揪着它的毛把狼头拉离自己的胸口。说归说，晚上还是窝在狼身上睡了。崇应彪看着眼前那弧线优美的脖颈，狼眸暗了暗。它身下的狼根早就硬了，但是睡在它身上的愚蠢人类竟然浑然不觉危险的降临。它把殷郊的双腿分开，然后亮出藏在腹下的粗长狼鞭径直冲他的后穴捅去。“且慢！”九天玄女讨人嫌的声音又出现了。狼王冲空气呲呲牙：“这你也要看？”“非也非也，吾绝无此爱好。只是来提醒一句，汝是仙兽他是凡人，这样贸然行交媾之事怕是会触发神遣，劝汝三思而行。到时候他。。。”“行了滚吧。”狼王下了逐客令。“诶我还没说完。。。”玄女只能退下。虽然贵为兽主，但说到底也还是受神界制约，对于玄女说的神遣到底是什么目前犹未可知，后果可大可小。无处发泄的狼王只能趁着殷郊睡着又把他舔的湿漉漉的以缓解下身胀痛。

月圆之日眨眼而至，一直要吃了殷郊的狼王到现在也没下口。它想倘若今夜有恙，自己就跑出军营，到荒郊野外熬过这一晚再做定夺。殷郊今日白天无事，就坐在帐外给它刷毛。狼王的身体一直以来都被他清洗的很干净，只不过以前狼王很是嫌弃，现在被他摸的浑身舒爽。它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简直像一只家养犬类，放在兽界是要被狴犴嘲笑三千年的。

它现在的灵力已经增长了太多，受到月潮的影响也更大了，所以虽然自从来到军营之后也经历了几次月圆，却都没有今天这么难捱。当晚乌云遮月，它感到身体里像有什么东西要爆出来，焦躁的在地上来回走动。殷郊以为它是饿了，就出帐给它拿吃的去了。趁这个空挡，它冲出军帐，直奔后山而去。殷郊端着吃食回来，正巧看到狼尾一闪而过。他扔掉手里的东西紧追上去，因为内丹作用，他速度极快，这一路竟然没落后。崇应彪行至崖顶巨石处停了下来，它回头恫吓身后紧追不舍的人。那双狼眸现在已经血红血红的了，殷郊初看到时猛然一惊退后了几步。但那是他的小狼啊，不管变成什么样他都不能丢了它。于是，他向前一步，朝那匹狼伸出手。乌云退后，血月破空，崇应彪怒吼一声朝殷郊扑过去。

巨狼的利爪撕碎了他的衣服，殷郊感受到它身上异常凶暴的气息，本能的挣扎着往后退，却被重重的按住。为了躲避呼啸而来的舔弄，他用手臂去挡住狼头，但是对那野兽来说这种阻挡根本不值一提。它轻松的用鼻子拱开他的手，然后继续埋头舔弄。这头猛兽好像把他当成了食物，非要抓在爪子下玩弄一番之后再吃掉。然而当他察觉到自己的后穴正被它的尾巴骚弄，那狼蠢蠢欲动的用硬毛来回刮蹭着他的下体，他才意识到这头狼根本不是想吃他，而是想跟他交配。幼年便身处军营的他对这种事情非常陌生，只是见到过战马交配。他低头看向巨狼胯下那膨胀的兽鞭，那东西如果真的进到他身体里，自己绝对会死。快逃，他的意识告诉他。但他的身体却违背了意识。自他胸口忽然涌出一股高热，熨烫着他浑身颤栗，让他渴望被抚弄，被蹂躏。他头脑混沌，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只能伸出手孤注一掷的抓紧了压在他身上的巨狼。殷郊的动作取悦了狼王，它当然不知道人类的后穴是需要润滑才能进入的，它现在脑子里全是将自己的狼鞭进入到这个人的身体里，然后把他草成自己的雌兽。殷郊还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将他彻底送入深渊。崇应彪就横暴的将那野兽的巨根，捅进了他初尝人事的后穴。殷郊啊的一声惨叫，眼神瞬间涣散了。这简直是把他的中间劈开，连五脏六腑都仿佛被挤碎了。被月潮操控几乎毫无理智的狼王异常兴奋，它用前爪把人拨弄着，伸长舌头去舔他的胸乳，下身骑在殷郊身上抽动起来。光是进入就已经很勉强了，这抽动拉扯简直像上刑。殷郊用尽全力往后退，好让那东西脱离自己体内，然后挣扎着往前爬，却被身后发情的巨兽轻易的再次扑倒，被从背后按着，再次进入了。绝望笼罩了他，自己今天可能真的会被这野兽活活干死。然而怪象又发生了。

他体内的热流开始周转，行至后穴处，温得那被撑到极限的小洞突然不那么疼了，甚至有种不正常的麻痒。兽鞭的反复磨搅渐渐变得不再是折磨，而是不间断的在帮他止痒。殷郊觉得自己脑子被干坏了，他甚至会抬胯去迎合身后的野兽。其实根本不需要他去迎合，身后被血月刺激到发狂的巨狼已然成为只知道交配的种兽，连它自己的内丹也受到了影响跟着它一并发了情，顺带把融了它内丹的人也变成了淫荡的雌兽。它骑在殷郊身上大开大合的撞击，捅的身下的人浑身都泛起了粉红。它用粗糙的舌头去舔他裸露的背，像公狼划分领地一样把他的全身都染上它的味道。

空旷的野外只有月亮偷窥到这荒淫无度的一幕，双目喷火的巨狼压着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疯狂交媾。殷郊的阴茎已经被草出了精，乳白色的液体沾染到了狼毛上。那野兽把他翻过来，面对面的骑他，他半闭着眼，扬起下颌享受着巨狼无休止的奸弄。野兽用爪子去碰他胸前被磨的发红的乳头，刚一碰那小东西就被利爪刮出了血珠，狼嗜血，红着眼就咬了上去，用要把他拆吃入腹的力道蹂躏着他的胸。“唔！”殷郊吃痛，他缓缓睁开眼，抬起软的不成样子的胳膊，拍了拍胸口的狼头，轻声说：“小狼，别咬，好疼啊。”乌云游移回来，月亮稍暗，狼王的意识也逐渐清醒，它安抚的用舌头舔舔他，然后收起了爪子，用尾巴垫在他身下。猩红的月光照着这具男性的身体，他在营帐里经常当着它的面毫不避讳的擦洗身子，但是从来没有今天看着这么诱人。少年将军原本英气十足的脸现在被它弄得淫乱至极，那上阵杀敌时冷血无情的双眸已经被自己草成了水光潋滟的样子，还有那被自己内丹润泽的没有一丝伤疤的肉体被匀称的肌肉包裹着，如果现在咬下去一定非常美味。但是处于性交状态的殷郊更美味，灭顶的快感直接掩盖了饥饿感，狼王看着那具被自己的口水和他自己的汗水弄的汁水四溢的身体，像极了一盘珍馐送到它面前供它肆意享用。殷郊身后的穴里流出了水，被催情的内丹在不断突破他身体的极限，让他能在这场兽交中获得极致的快感。那狼鞭的进出越来越顺畅，丝毫不见疲软的硬物直操的他意识模糊牙关都闭不紧，失控的口水流出来打湿了狼毛。有风拂过，万物都羞于打扰这场淫乱盛宴。殷郊躺在巨狼身下被干的昏昏沉沉不知几何，突然那兽根用远胜于之前的力道狠狠往前一顶，不动了。他清楚的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东西正在膨胀，像要撑裂他的肠道。挣扎毫无用处，他被狼骑的死死的。那兽鞭在他体内成结了。狼族性交的最后一步就是成结，这个过程非常长，它们会把精液源源不断的射进配偶体内。殷郊感觉从那兽根里射出的东西激打着自己的内壁，甚至通过他的肠道进入到腹腔里去了。那坚固的兽结牢牢锁住了他的后穴，任他怎么挣扎都纹丝不动，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狼射大了肚子。可怕的是，他现在的肠道敏感异常，随着高热的精液涌进，他便在这源源不断的刺激下不断高潮。狼锁结的时间非常久，他就这样一边被内射一边高潮着晕了过去。终于，漫长的锁结结束了，崇应彪把他的兽根从殷郊体内抽了出来，那可怖的物体脱离后，殷郊的小穴缓慢的恢复到了紧闭的状态，狼精一滴没漏出来。它想用狼爪去拨弄一下，怕伤到他，最后还是忍住了。“给我生个小狼吧。”殷郊没有听到这句话。干爽了的狼王驮起昏迷的人，趁着夜色溜进了帅帐。殷郊在模糊中感觉有东西还在舔他，他烦的一掌拍开。然后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已然在军帐中了。他低头看着还有些鼓胀的肚子，抬起脚朝企图继续舔他的狼王踹了过去。狼被踹下了床，跌在地上很大一声，但是不屈不挠的还想往床上爬。他看着自己一身咬痕还有渗着血丝的乳头，气不打一处来，就想赶紧远离这个畜生。他下了床，随便抓了一件外袍，转身就要往帐外走。但是没料到自己腿软的当场差点跪倒。一双裸臂将他从后面搂住，在他耳边说：“呵，真是麻烦。”

再次被压到床上的时候，殷郊难以置信的在营帐内环顾，哪还有巨狼的影子。“别找了，在这呢。”化成人形的崇应彪说。殷郊看着面前的人，乌发赤瞳，一种极强的压迫感从他那肌肉蓬勃的身上迸发出来，但是头上一双狼耳和身后的尾巴提醒他这就是他养大的狼没错。“小狼你会变人？”他抬手摸上他的眉梢。“崇应彪。”狼王捉住他的手放在嘴边吻了吻，然后埋首去咬他的脖子。这次不用舔的了，是直接的用人类的牙齿去磨他的喉结。殷郊难耐的转头，被按住动弹不得。崇应彪一边说：“这里，多少次我都想咬下去，吃了你。”还有这里，他一路咬到胸口，叼起他的奶头含糊着说：“他们知道你这里不产奶吗，我倒是想吃你的奶长大。”殷郊在刚才就已经被干到手脚酸软，现在的任何推拒都像是欲拒还迎。“小狼。。别。”他软软的推他的头。“小？”崇应彪捉着他的手去摸自己的下身，作为人类的性器，那东西依然可观，现在已经勃起了，烫的殷郊缩回手，干脆闭起眼不看他了。自从法力衰退，太久没变人了，崇应彪像在适应肉身一样用手去触碰他的后穴。这回不用担心这脆弱的人类会被自己的利爪伤到了。他变本加厉的刺激那处，手指捅进去把自己之前射进

去的狼精捅的到处都是。被捣出的狼精弄湿了床，殷郊的肚子也因为流出了一些精液小了许多。崇应彪皱眉看着，决定用自己的阴茎去堵住这个不听话的小穴，然后再次射大他的肚子。

殷郊被提着腰自上而下的撞击，他双手紧抓着被崇应彪丢到床头的被子，肚子上的狼精太多了每撞击一下就震荡着发出水声，让他羞耻至极。人型的巨狼阴茎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尺寸，牢牢的插进他的穴里。没有之前狼型时那么撑了，但是却能更好的照顾到他的敏感点。他之前是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东西的，但是经过刚才的兽交，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多淫荡，身下那处穴里只要一被触碰到那点，他就能颤抖着勃起，射出来。但是崇应彪的阴茎跟人类又不一样，他长了兽类的阴茎骨，那东西在他肠道里能够硬硬的硌着敏感点，骨棒的头部通过龟头一下下重击着他，让殷郊爽的差点再次两眼翻白晕过去。但是崇应彪不让他晕，他让他清醒着被自己干。他将放在床边的烧酒拿过来，这是殷郊平时怕晚上太冷用来暖身的。但是今夜狼王并不想喝，他将酒壶高高举起向下倒出，倾泻而下的酒液浇在殷郊的身体上。“唔！”突如其来的冷酒激的他身体打了个颤，他睁开双眼迷乱的看着崇应彪。“珍馐配美酒。”崇应彪说。然后俯下身，一点一点开始品尝。与其说是品尝不如说是把那辛辣的液体在殷郊身上抹匀。他用舌头沾了酒去舔他的耳廓，殷郊被舔的缩了一下，他就故意去用牙齿磨他的耳垂。然后又用舌头将他顺着锁骨正在往下流的酒水接住，转而去刺激他的乳头。因为乳头带着点伤，被酒精一蛰直接让殷郊挺起了胸，像是要把乳头送进他嘴里一样。无情的舍弃了饥渴的乳头，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那些落在年轻将军腹部的酒液已经熨帖的渗入了他腹肌的沟壑里，他俯上去一点一点将它们舔出来，然后带着它们去折磨那已经硬起来好久的阴茎。龟头的黏膜很脆弱，这样被酒精刺激让殷郊挣扎着坐起来用手去推身上的人。崇应彪用舌头舔舔他被刺激的通红的龟头，然后捉着他推拒的手将他按倒在床上，攥着手腕压上头顶，裹挟着酒气跟他接吻。殷郊本就不胜酒力，全身被涂满了酒散发出来的味道已经让他头开始发晕了，现在又被崇应彪这样压着亲，那刺激的液体在口内爆发直冲他的五感，让他顿时心跳加速双颊泛红。狼王把阴茎钉在他身体里，然后用舌头去捅他的喉咙口。他无师自通的用舌尖一下一下的刺激着那里，甚至配合下身的频率一起，上下同时奸弄的殷郊失控乱叫，身前挺立的阴茎汁水飞溅，完全被干熟了的身体靠后穴生生被草射了。酒精也刺激到了崇应彪，他把阴茎从殷郊的后穴拔出来，然后用流着精的巨大阳物去蹭殷郊的身体各处。他跪在他身侧，用龟头去蹭殷郊的喉结，那阴茎骨顶的他直接扬起了下颌，无意识的呻吟了一声。然后他用那东西去戳他的颈窝，把精液射在他的锁骨凹陷的地方，再往下抹在那红红的乳头上，乳头马上就被乳白色的粘稠液体覆盖住了。他继续用龟头逡巡着他的胸肌，射满了中间那道缝，然后往后退了一下，将最后的精液淋在了殷郊的小腹以及射空了乖乖的歪在小腹上的阴茎上。做完这一切，他像终于画完自己的领地图一样满意。他把阴茎又顶进了那乖顺的小洞里，堵着自己射给他的一肚子狼精，搂着一身被精液酒液肠液浸淫的一塌糊涂的殷郊睡着了。

殷郊终于苏醒了，阳光从军帐外透进来。他想动动身子，却发现被身后的人箍的死死的。可怕的不仅是那人钢板一样的手臂，还有那人下身那东西竟然勃起着深深的插在自己的后穴里。自己就这样被这畜生插了一晚上。他很羞恼，想着还是得先把那东西拔出去。当他小心翼翼的往前挪，企图让那玩意脱出去的时候。身后的人手臂用力，将他轻松拉回又被一下子按在了那巨物上。“插一会好不好。”那人在他身后说。然后不等他反应，就自顾自的动起了腰。崇应彪用手臂抬起他的一条腿，就这么躺着侧插着他。这样子能进入很深，已经被温养了一整晚的后穴乖顺的吃起了晨起的馈赠。殷郊不知道自己身子是怎么了，自从昨晚体内不断被热量催化，他就感觉自己的性欲跟着暴涨，被崇应彪这样弄着他虽然还是有些无法适应，但其实内心是想要的。只用了一个晚上，崇应彪就把他整个人都草开了。殷郊迷离中手不自觉的摸上小腹，发觉肚子已经瘪了下去，明明昨晚被灌了一肚子精，难道都被自己吸收了？经过这一夜，他的身体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仔细一想又想不通只能暂时放弃思考在身后的大肆伐搭下沉沦。崇应彪一早上就很精神，他上下抚摸着怀里被自己精液滋润了一夜的身体，下身随心所欲的顶弄着。殷郊的后穴像是会缠他一样，每次进去都主动的箍紧他的肉柱，然后在抽出的时候肠肉又依依不舍的挽留。他被自己草的脸红红的，额头上全是汗，下身又湿淋淋的了。情到深处一激动他就要化成狼型，想继续痛快的再干他一天。殷郊感觉身后人的手先化成了爪子，顿感不妙，赶紧出言阻止：“崇应彪！别！”崇应彪化了一半停住了，用尾巴擦了擦他的后穴。“今天不行，等下有

军情要务。。”那半狼泄气的吼了一声，然后从他穴里抽出了狼根。“殷郊，今天你不在的话我发情期要怎么办。”他压着殷郊说。“你发情期多久？”殷郊无奈的问他。“三个月。”“。。。。。”殷郊想跑，但是被捉回来继续压着。“那怎么办？我总不能一直。。。”殷郊捏他不高兴耷拉下来的耳朵。“而且你还不让我化狼型，这样做不痛快，我想变回去。”狼王开始耍赖。“现在肯定不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能吞下你狼型那么。。额。。大的东西，但是如果再用狼型做的话今天我肯定不能出帐了！”殷郊严肃的警告他。“但是我一用下面插你就想变，我控制不住自己。”崇应彪不断的用尾巴尖去戳他的后穴。殷郊想了一会，只能说：“那你变狼吧，但是不能插进来，我可以给你舔出来。”

崇应彪吼了一声瞬间化狼，殷郊就爬过去企图把那大东西放进嘴里。但是狼型的巨大兽根怎么可能放进去啊，他只能小口小口的舔着，不时还被狼王恶劣的用阴茎拍打脸颊。狼王的尾巴伸到他身后，绕了两圈，突然捅进了他的小穴。“啊！”殷郊惊叫一声，差点没跪住。狼毛硬硬的在他的后穴里摩擦，本来就被插了一晚上，早上起来还没满足就拔出去了，现在被这样磨让他整个人爽的把头抵在崇应彪的小腹上半天没缓过来。崇应彪等的着急，动动尾巴催促他继续舔。殷郊太阳穴爽的发疼，他只能用手肘支起身子，双手捧着那巨根继续吃。身后的尾巴在穴里太磨人了，崇应彪甚至还恶劣的跟着尾巴的频率用龟头去撞他的唇。就这么弄了很久，到最后也没给它舔出来，反而是自己后穴被狼尾草的太爽，精液在他身下悄悄的漏了出来，直到受不了的狼王压着他用狼根在他身上蹭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然后理所当然的又被狼王搂着揉弄了一番。

殷郊有内丹护体，后穴基本没受什么伤，但是阴茎射了太多次一碰就疼。没办法军情紧急，他也只能穿上轻甲急匆匆的赶去议事厅。被丢在寝帐的崇应彪这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灵力竟然强到能化成人形了。对于他们而言，能化人就代表体内灵力已经足够，甚至再过一段时间就可完全恢复了。这是怎么回事，自己目前还没有内丹。“九天出来。”他冲空气喊了一句。“你们终于。。。。好的我来了。”九天玄女的声音马上响起。“我这灵力是怎么回事？”崇应彪问。“咳，那天你没让我说完。你回想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变成的人？是不是兽形态跟他交媾了之后？”九天玄女公事公办的口气。“所以嘛，就是你的内丹在他体内，你俩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能量输送环，你跟他贴的进，能量就会转到你这里，但是如果更进一步大量供给，就得像昨晚那样，跟他。。咳。。那个。”“行了我懂了，简单点说就是，我干他，我就能恢复，甚至不用吃他也行？”“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你的前辈们一般都是吃掉了内丹载体，像你这种的没人试过，所以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要你何用？”狼王龇牙。“我也没想到你说的吃是这种吃啊！”九天嘀咕着要跑。“等下，是做的越狠我恢复的越快？”崇应彪毫无羞耻之心，神听了都耳热，“我不知道！要不你多试试？”九天玄女捂脸。

“那就试试。”

Chapter 3

Chapter Summary

人兽双龙

饲狼 3

帅帐中，几个年轻将领围着中间的主帅殷郊，七嘴八舌的讨论军情。殷郊自上位以来，择将一律不看门第出身，能者居之。又把那些年纪大规矩一堆的老家伙们打发回家，换上一批年轻将领。这仗打起来舒服多了，大家都士气正盛，执行力强，上午起草帅令，晚上就能拔城，再加上他有内丹护佑真可谓所向披靡无人能敌。他率军一路向西，追的夏国余党节节败退，再经几役必能灭夏。

“从这边，埋伏在隘口，等敌军入瓮可用火攻。”殷郊的副将苏全孝熟读兵法能文能武，是他的左膀右臂。“好，明日午时姜文焕你自领一队人马埋伏在隘口，小苏你随我一起前往飞沙隘关门打狗。”他抽出佩剑，用剑尖指着桌案上的行军图，“向东30里是飞沙隘的另一个出口，鄂顺由你驻守，夏狗必经此逃命。”“末将领命！”众人散去各自回营准备明日的大战去了。

殷郊处理完军务，坐在议事厅撑着头闭目养神。这时候，营外牵马回来的士兵看到一截狼尾在帅帐门前一闪而过。

崇应彪左等右等殷郊不回来，他又因为刚知晓了自己内丹灵力的秘辛迫切想找殷郊再试试。于是他就变回狼型，大摇大摆的进了议事厅。

殷郊被迎面扑来的狼给压在了议事厅的帅位上。他向下摸到那抵在他大腿上的兽根，哼了一声，全身放松躺下了。最近作战压力很大，需要做点什么纾解一下，反正自己也能得到快感，不如陪它玩玩，他想。狼王压着殷郊兴奋的扬起脖子吼了一声。将士们都知道主帅养了一只狼，所以对它在军营里经常这么叫也见怪不怪。殊不知，今天这一声里蕴藏的含义是：“本王要在你们商议军情大事的地方干你们主帅了！”

殷郊一巴掌打向狼头，用膝盖顶顶它胯下那玩意，说：“变成人再做，兽型不做。”崇应彪冲他呲牙，想我一代狼王怎么能听你摆布，然后就企图用强。殷郊抬脚就踹，说：“你要是敢强来，以后就别想再在我这呆了，爱去哪去哪。”说罢站起身来就要走。崇应彪看他来真的，只能作罢。一阵烟散去，披着火纹黑袍的赤睛男人又出现了。他外袍未脱，直接搂了殷郊，将他压在帅位那张雕花大椅上凶狠的亲吻起来。殷郊受制与人被亲的头脑发热，一军之主哪肯认输，他双手搂住崇应彪的脖颈，跟他对咬，直到双方都亲出了血腥味。殷郊的衣服已经被崇应彪撕扯光了，现在他正高高的坐在帅位上，赤身裸体的面对着议事厅的大门。如果有人开个门缝往里望一下，就会看到他们平时杀伐果决的主帅正张开腿等着被一个高大的男人侵犯。崇应彪往后退了两步，看殷郊慵懒的半睁着眼看向他，虽然衣服已经除尽，但是那股高傲姿态实在让人想将他拉下来，再狠狠的干到他堕落进泥土里。不想让殷郊那么容易得偿所愿，他就把勃起的性器送到他嘴边，低声喝道：“舔。”殷郊挑了挑眉，冲他笑了一下，将军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他俯下身，捧着那东西从善如流的舔了上去。他仔细的用舌头勾勒着眼前巨大凶横的肉根轮廓，在被阴茎骨撑起的龟头处嗦弄，又因为那东西太大无法吃进嘴里，只能用舌头侧面去蹭，这一来一回直把崇应彪舔的血气上涌，根本按捺不住推倒殷郊将勃发的下体直接捅进了他淫乱的肉穴。终于吃到巨物的后穴满意的绞紧了，直吸的崇应彪爽到额上青筋迸出。他双手扣着殷郊的腰，把那刚才还一副

慵懒作态的人妍弄的接连叫床。他俯身在他耳边说：“将军，叫声太大想让你的士兵过来看你被男人干吗？”怀中人被他冲力一顶声音拔高。“还是你想让他们都进来，在这议事厅里轮了你？”下流的话刺激的殷郊后穴猛的夹紧，差点把身后作乱的人夹的缴了械。“额？原来我的将军大人喜欢这个。”他把殷郊抵在帅位上，下身干的更激烈直要把那几百斤重的椅子都顶移了位。“你可以跟我回兽界，那里有很多狼，它们会撕烂你的衣服，把你赤身裸体的围起来，每匹狼都在你后穴里成结，然后射精，到最后你生出的狼崽子都不知道是谁的。”他故意说这种毫无廉耻的话刺激殷郊，好奇着这个人类会是什么反应。哪料殷郊抬手拉过他的脖子，贴近他说：“那就让老子先怀上你的。”

有趣，崇应彪想。不但没被自己低俗的言语吓到反而还来将他的军。他往后退了一步，让阴茎暂时离开了那销魂的洞穴，然后一伸手召唤出了自己的狼型。但是仔细看就知道那并非他本人化型，而是幻象。他看着巨狼朝殷郊扑过去，然后把狰狞的兽根塞进了他的体内。殷郊转头看向边上站着的崇应彪就要发怒，崇应彪抚着他的脸，用食指蹭蹭他的嘴角，说：“我没化狼啊，幻象你又没说不行。”要论无耻，人真是斗不过兽。

殷郊被压在幻象狼型下猛干，那没有意识的畜生只知道骑在他身上毫无章法的乱捅一气。崇应彪好整以暇的在旁边看着他吃瘪，他特别喜欢看他这样子，在绝对的压制下毫无还手之力，那脖子好像用力一掐就会断掉，那双桀骜不驯的眼睛也在激烈的兽交下失了神采。殷郊后穴被撑的难受，这野兽总磨不到他的敏感点让他不上不下不痛快。他转头看向崇应彪，努力集中精神才把话说完整：“你是不行了吗？喜欢站那看着？”崇应彪哈的一声笑出来，他掰过殷郊布满情潮的脸，贴着他的嘴唇说：“我只是喜欢吃大餐之前来点前菜。”说着，单手把殷郊扯了起来自己坐上帅椅。殷郊本来体内就被兽根插着，这一下让那玩意在肠道里磨了一圈，爽的他膝盖打颤差点跪倒。他面对着崇应彪正不明所以，身后崇应彪的阴茎就将他的后穴强行翘开了一条缝隙紧贴着那幻兽的兽根闯了进来。他一个不稳跌倒在了崇应彪身上。“不是不喜欢我用狼型干你么，”崇应彪乐的享受他的投怀送抱：“那就两根一起来。”

殷郊脑子嗡的一声，这一下干的他耳鸣不止。吞一根就已经很吃力的小穴现在正在艰难的吃着两根巨大的阴茎。他甚至觉得自己没办法呼吸了，稍微动一下就疼的要命。崇应彪丝毫没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掐着他的腰，低头亲吻了一下那内丹所在的胸口位置，然后对殷郊说：“放松，我知道你受得了这个。”说完就开始抽送了起来。殷郊胸口被他吻的温热，跟昨天月潮的时候一样突然热流涌动。他的肌肉被放松了下来，后穴也开始不自觉的吞咽起了两根肉棒。他伏在崇应彪肩头呜咽，一开始是真的疼，但是现在就只剩下爽了。崇应彪感受到他的变化，手不老实的去摸他胸口的内丹，慢慢的变成了抚弄他的乳头。“你这哪是吞了内丹啊，简直是吞了颗淫丹。”他想。一人一兽把殷郊夹在中间奸淫，因为身后的幻象没办法依靠，殷郊就只能用手搂着崇应彪的脖子防止自己摔下去。“舒服吗？”崇应彪下身角度刁钻的去顶殷郊的敏感点，他跟幻象的兽鞭有时候同进同出，有时候交替着来，不管怎么弄都能操到殷郊的舒爽处，直把人逼的头脑混沌甘愿在这大殿之上荒淫无度的作乐。殷郊神志不清的点着头哼哼着，一句说着舒服，一句说着还要。他就这样下身糊满淫液，被两根凶悍的巨屦蹂躏了足足半个时辰有余。直到看到他的阴茎开始控制不住的淌精，崇应彪才心满意足的挥手灭掉幻象，然后拎起被草到浑身瘫软的殷郊让他趴在还展开着行军图的桌案上，从背后压了上去。

殷郊感觉胸前一凉，随即反应过来自己现在的位置。那是他每天都要研究的行军布阵图，刚刚还跟将士们看着这张图定下的作战计划。他脑子清醒了一点，想要挣脱身后的钳制：“崇。。崇应彪，不行，不能在。。。啊！”话还没说完就被接踵而至的快速顶弄打断了。崇应彪当然知道这是他作为将军珍惜的东西，但是他就是恶劣的想要看他在这张桌子上射出来。他在他背后狂暴的凿弄，殷郊满脸泪水红着脸被动承受。他想要支撑起身子，减少跟阵图的接触，但是被身后的人压住，迫使他死死的贴在桌案上。崇应彪在后面撞一下，他就跟身下的图摩擦一下，很快他的乳头跟阴茎就在与那凹凸不平的地图不断磨蹭中生出了舒爽的痛感，让他顷刻抛弃理智变成了不知羞耻只追求享乐的兽类。他不停的去主动摩擦以汲取快感，即使崇应彪掐着他的腰把他扯起来他还依依不舍。崇应彪让他跪在桌案上，自己从后面继续干他。这个姿势能让他的后穴缩的特别紧，也方便了自己摆弄他的乳头和阴茎。殷郊靠在崇应彪身上，他感到后面除了那根正捅着他的东西，还有一条尾巴在搔弄他的穴口，在被不断进入的时候，那狼毛就刺刺的摩擦着他的臀缝。他浑身都被那东西撩的麻痒起来，嘴里念念：“尾巴不行。。。不要。。”崇应彪的狼尾此时正在淫弄他

的小穴入口，听他这么说反而故意把尾巴直往他后穴里钻。终于，那活物突破障碍伸进了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后穴。“啊！尾巴。。尾巴进来了。。。呜。。”殷郊反手去抓崇应彪的胳膊，被牢牢扣住。“没关系，都是本王在草你。”崇应彪说：“乖乖一起吃进去吧。”狼尾真是弄得人太痒了，好像一根鞭子在他体内搔弄他的内脏。他被干的一塌糊涂的肉洞里一边狼尾把他的肠壁弄到痒的不行，另一边那根肉棍又能给他止痒，这远超他阈值的性刺激逼的殷郊低声浪叫胡话连篇。太多了，接连两天的激烈交媾让他变得淫乱不堪，在清醒和不清醒下都会不断的高潮。就在这样剧烈的插弄下，他浑身抖着射了出来，终于射在了他珍视的行军布阵图上。他浑身软软的往前扑，被崇应彪扯住手臂，就这样扯着他继续又操了百十来下，后穴里那根东西才终于射出来。崇应彪源源不断的将狼精射进他的身体里，但是因为人类无法成结，他只能退出来一边感叹人类的构造真没用，一边在桌子上拿了个镇纸捅进了殷郊流精不止的后穴。

之后，他又化成狼型，把殷郊驮回了寝帐。这个时间士兵们都在训练，没人看到将军寝帐中有光突然乍现又消失。崇应彪手中凝结成了一个光球，他运气一提，光球陡然涨大，收了气，光球消失。果然灵力又恢复了很多，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找回内丹，又不用吃掉殷郊，何乐而不为。

殷郊醒过来就发现自己的下体插着镇纸。不用说又是那个没有常识的蠢狼干的。他拔出来扔到地上，本来想扔到那狼的头上，但是一想这东西怪重的，就算是成精了可能也扛不住这一下，于是作罢。“崇应彪，”他揉着太阳穴说：“你应该知道我为男子吧。”崇应彪此时正化成狼型蹲坐在一边装乖巧。“嗷呜”他说。“我不是母兽，所以也不能给你生狼崽子，听懂了吗？”崇应彪忽的变成人爬上床凑近他，他手指摩挲着他的后颈，失望的说：“可是你刚才说过想要怀上我的。”“床上的话，信不得。”殷郊拍开他的手，翻身下床，一站起来腿间的狼精就跟着往下淌，他扯过崇应彪的黑色外袍猛擦，一边吼他：“以后记得这玩意别他么留在老子里面！”

崇应彪跟着他学做人别的没学会把略词倒是学了个十成十。他别的啥也没听见，只听见了个“以后”。好的，他想，以后本王一定继续加倍干你。

战场这边烽火正盛一片大好，那边朝堂内却慌了神。殷国国主殷启也就是殷郊的亲叔叔，忌惮他家势力已久。虽说殷寿并无谋反之心，数年来为大殷国鞠躬尽瘁，但也挡不住小人谗言。“皇上啊，殷郊不比殷寿，殷寿好歹跟陛下您有兄弟之谊，这个殷郊天生好战且不为伦常所累，倘若日后灭了大夏，怕只怕将来他自立为王反过来对我等武力相向那当如何是好啊！”一道惊雷，殷皇手中的筷子掉落。“皇上，”国师跪拜，继续说：“请皇上速速下旨，将那殷郊招将回来，再随意封个一亩三分地，打发了他，陛下可高枕无忧矣。”“若他不回呢？”皇上担忧。“那就杀了吧。”

Chapter 4

Chapter Summary

全回不去了

饲狼 4

节节败退的夏国军队不知为何突然战力暴涨，殷郊注意到敌方主帅手中一柄金光迸发的长剑。那武器随着他的挥动传出阵阵嗡鸣声，好似龙吟。长剑祭出，战场上的士兵仿佛变成了无知无觉的怪物，疯狂的扑向他们，就算被砍断了半截手臂还能持续进攻。殷郊察觉那东西有异，怕是某种神器。这一仗打的异常惨烈，他浑身浴血从战场上刚下来就见到了朝中来使。“殷郊接旨！”那太监阴柔的声音在这军营格格不入。殷郊跪地。“殷郊克夏有功！命即刻回朝接受封赏！不得延误！钦此！”“什么！”周围的年轻将领纷纷不平起来，这仗打的这么艰苦，好不容易花了几年时间才把敌人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时候不乘胜追击反而班师回朝？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放肆！殷郊还不接旨！”殷郊迟迟未动，半晌，他抬起头语气强硬：“恕臣不能接旨！”“大胆！”“臣自小随父征战，这数载风餐露宿未敢懈怠，而今战果属实不易，此时回朝万万不可！”“殷郊你要抗旨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受当谋反论处！”“家父还在朝中，郊绝无谋反之心，只是战况不可拖延，待我平定敌国再回朝向皇上负荆请罪！”说完转身离开了帅帐。

殷郊抗旨的消息很快传回了朝堂。皇帝震怒，持剑接连砍杀了好几个宫人才消气，他丢了沾满血的剑问计国师。国师转了转眼珠：“依微臣看，不如。。。”他附在皇帝耳边说。

这段时日战事吃紧，殷郊每天回帐和衣倒头便睡，狼王看他这么累也就没忍心折腾他。是夜，营帐外突然杀声四起，一时间火光冲天，巡夜士兵大喊着：“敌袭！！”殷郊眼睛蓦的睁开，从榻上一跃而起，抄起夜夜放于身侧的长枪冲出帐去。

对方帅旗上夏字在火光映照下威风凛凛。殷郊一声呼哨招来了他的战马照夜白，飞身上马提枪冲进敌阵。殷郊虽万人敌，但奈何敌人实在太多，数回合后被围困在中间。他握紧枪正面迎敌，却不知人群中早有弓弩手弯弓搭箭，瞄准了他。铮的一声，殷郊胸口中箭栽于马下。他将长枪插入地面支撑自己站起来，一身战袍猩红，枪缨泣血。照夜白看到主人寡不敌众，想上前却被乱刀砍死。“谁能诛杀殷郊！赏黄金万两！”此言一出，他周围的人就像嗜血的蚂蟥一样扑上来，杀完了一层又来一层。终于殷郊力竭，长枪脱手，身体缓缓向后倒去。敌人看他终于停止了厮杀，纷纷提起长刀利剑朝他刺去。这时一声野兽的怒吼划破夜空，一头赤睛巨狼以雷霆之迅冲了出来，把躲闪不及的人全部震飞数丈有余。行至跟前，它将地上昏厥的将军叼起来甩到背上，而后，在所有人惊惧的目光中，驮着殷郊冲出了硝烟弥漫的军营。众人被这巨兽吓得瑟瑟发抖，一时竟无人敢追。“妈的，让他跑了，好好想想怎么回去跟圣上复命吧！”这次偷袭的领头人跟他身边的人说。

殷郊胸口的箭伤非常重，他被人直接射了个对穿，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厮杀那么久已经是奇迹了。崇应彪把他驮到了山中的一处洞穴，这里暂时安全。它小心的将他放下，殷郊呼吸微弱，人已陷入深度昏迷。狼型太不方便照顾他，它就想先变回人形。结果发现自己身上的灵力像水一样流失着，变不成人了。它很急，“九天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他中的那支箭上淬了一种蜀地奇毒，中箭者必死无疑，他到现在还没断气就靠你的内丹吊着。奈何毒性实在太大，你的内丹正在急剧衰弱，没办法把多余的灵力分给你，怕是他清醒之前你都无法化形了。”

狼王从未如此焦急过，它用舌头舔舔殷郊的脸，那张它爱极的脸已然毫无血色。它用鼻子去探他的颈间，发现脉搏都不明显了。一个没了灵力的狼王，和一个重伤的将军，就这样被困在深山密林中走投无路。狼王无计可施，只能在他身边趴下守着，等待奇迹的发生。一天一夜过去了，殷郊心脏跳动时有时无，眼看大限将至。狼王绞尽脑汁思索救人方法，末了，它奔出山洞，朝着东边群山大吼了一声。

这一吼仿佛用尽了它的全部灵力，它跪倒在洞口喘气，想着如果这招还不行，那就是天绝我九耀狼王。忽然天空白光乍现，一头鹿型巨兽从天而降朝它奔来。算它够意思，狼王长出一口气。

“狼王大人竟然叫我，真稀罕。”鹿神夫诸站在它面前。

“叙旧的话等下再说，快随我进洞。”崇应彪疲惫的支起身子。

它带夫诸来到了殷郊面前。夫诸围着这生命垂危之人转了一圈，然后用灵力聚起一道水墙把殷郊罩在里面。“这是我本命技法水灵盾，可以暂且保他性命。这毒箭属火，宜以水驱之，若要彻底医治，须去我夫君那里拿到潮息珠才行。”

“。。。。。”崇应彪沉默。问题是，他的夫君是狴犴。“本王现在。。。不太方便去兽界。。你。。”

“我帮你问问吧！”夫诸说。

“你们俩不会又要阴我吧。”去求仇人，已是它堂堂狼王穷途末路之举。

“别这么说，我可不会阴你，至于它嘛，不知道。”夫诸走之前又看了一眼殷郊道：“啊，我说你这几千年来不近兽色，原来是喜欢这样的。”然后意味深长的看了崇应彪一眼，消失不见了。

隔着一面水墙，崇应彪看着殷郊稍有缓和的脸色松了一口气。狴犴那边不好说话，只能寄希望于跟它有千年交情的夫诸了。希望神明保佑，能顺利取来潮息珠救他。狼王忘记了自己也是神明，虔诚的朝着天边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半天时间，夫诸就回来了，它嘴里叼着个蓝色光球。崇应彪大喜，赶紧把它迎进洞。但是夫诸却停了下来，对崇应彪说：“狴犴说想用潮息珠必须答应它个条件。”“我答应，我什么都答应，快些救人吧！”崇应彪着急。“且慢，先听听再做打算不迟。”夫诸说：“狴犴说三千年内，你不得回兽界，若能答应，这个就归。。。”“我答应！请速速施法。”自己话还没说完狼王就答应的如此干脆，夫诸讶异：“原来他对你这般重要。”

潮息珠不愧神物，半个时辰之后，殷郊的嘴唇就恢复了血色，脉搏也正常了。“我走了，潮息珠能彻底消除伤痛，后面需将养几日便好。”夫诸转身看向崇应彪：“刚才给他施法的时候发现了个有趣的事情，你的内丹。。。”“作为千年老友，此事可否别声张，特别是你夫君狴犴，本王欠你一次。”崇应彪说。“回去转告狴犴，本王会信守承诺，三千年内远离兽界。”

殷郊醒了，他坐起身，戳戳旁边躺着闭目养神的狼。崇应彪猛的坐起，伸出狼爪要去摸他的脸，但是伸到一半，想起自己是狼型，收了回来，转而用舌头去舔。殷郊被它舔的痒，搂住它的脖子亲了亲。

殷郊伤好了，内丹灵力也恢复了点，崇应彪也可以化成人形了。他和殷郊乔装打扮一番进了城。这是一座处于交通要塞的边陲小城，虽常年受战争烦扰但城内还算繁盛。两人混在人群中走进了一家酒楼，刚落座就听见隔壁桌在议论：“真是闻所未闻啊，就之前，跟夏国打仗的那个殷郊将军，嘿呀，叛国了！”“什么？不可能吧，殷将军对咱们百姓可好了，而且跟夏国对峙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会叛啊？”“嘿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听说啊，他谋反那晚，首当其冲斩杀了他的副将苏全孝，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士兵啊，也被他杀了大半！”“怪不得！皇上第二天就把殷老将军和夫人斩首示众了，这全是他造的孽啊。”

殷郊心神剧震，他要站起，被崇应彪死死按住肩。殷郊刚伤愈，崇应彪灵力尚未恢复，二人只能隐没锋芒不能鲁莽。出离愤怒让他将手中的筷子都捏断了。接下来那些人还在说什么，殷郊已经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头脑一片混乱，怎么一夜之间自己就成了叛将？那晚明明是夏兵偷袭而自己拼死抵抗。极为怪异的是，那天白天他们刚刚击退了夏兵，他们哪来的兵力夜袭？自己手下肯定有伤亡，但是小苏死了？那姜文焕和顺子呢？万千思绪烦乱如麻。

两人刚出了酒馆，就看到一队卫兵进城了。他们躲在人群后，看着卫兵将殷郊的画像张贴在城中各处。“捉拿叛贼殷郊，重重有赏！”

客栈是住不成了，只能去城外破庙里将就一晚。殷郊还拎着酒楼里买的酒，进了破庙就坐在地上喝，一道闪电划过，大雨倾盆而下。他越喝越口苦，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终于崩溃。“你知道吗，”他泪水不住的流，“小苏那天还跟我说，等战事了了，他要回乡娶亲，娶他一直喜欢了许多年的姑娘，是我害死的他。”他灌着酒，“我的照夜白，它还是个小马驹的时候我就养着它，它也只认我。有好几次战场上都多亏它我才能脱险，但是它也死了，我眼睁睁看着它被活活砍死我救不了它！”崇应彪坐在他旁边安静的听他诉说，手伸过去握住了他的。“还有我那杆枪，那是我成年那天，父帅送给我的，他告诉我以后就用它为殷国冲锋陷阵，可是我把它弄丢了。”一壶酒全灌进了他的身体里，殷郊醉熏熏的攥紧崇应彪的手然后俯过身去解他的裤子。“你不是想干我吗？来啊，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剩这具没用的身体了。”崇应彪看他醉了不想趁人之危，于是把他推开，看着他受煎熬又于心不忍，只得起身走向门口不看。殷郊见他推开了自己，眼中绝望更甚：“连你也嫌弃我了吗？我这个败军之将不配是吗？”崇应彪背对着他，闭了闭眼，“本来想放过你的。”他说。转身变成一匹巨狼，把殷郊扑倒在地。

殷郊躺在狼爪下，露出了笑容。他用手去够狼王的兽根，反复摩挲说：“小狼，我喜欢你狼型干我，你干死我好不好？”崇应彪知道他现在就是自暴自弃一心赴死。它想真是不巧，我这东西不是杀你的刀，但是却有办法让你上极乐世界。

它趴下朝殷郊胸口舔去，温热了内丹，让它赶快发挥作用。殷郊的后穴很快分泌出了淫水，狼王如他所愿的把狼根顶进了他身体里。这是狼王第二次用兽身实体跟他交媾，而且是在没被月潮蛊惑的清醒状态下。殷郊这次没有挣扎，他享受着下身的疼痛。他张开手臂搂住狼的脖子，在它耳边说：“狠狠干进来，让我疼。”狼王眼睛红了。

殷郊的肚子被兽鞭顶出一个凸起。就算有内丹周转，这么大的东西进到凡人体内还是会让他难以承受。他被钉在那东西上操的汁水横飞，狼王的毛被他抓在手里，他极力去迎合。那野兽在鞭笞他的内脏，又疼又爽，他就这样痴痴的笑了出来。崇应彪看他好像整个人都疯魔了，心疼的用舌头舔舔他的脸，殷郊半闭着眼睛享受它的舔舐，后穴里的东西快把他撑坏了，他想就这样被野兽干死也挺好。

但是崇应彪不如他愿，他以前很喜欢用兽态去草他，但是现在他越来越喜欢用人型去跟殷郊做爱了。兽型是交媾，人型叫做爱。他可以用手去触摸殷郊的皮肤，摩挲着爱不释手。还可以用嘴去吻他，这都是狼型的时候做不到的。他知道殷郊是喜欢跟它兽交的，虽然有时候他拒绝的很果断，但是每次用狼根草他，他都会舒服的流水。但是现在自己只想用人类的臂膀去拥抱他，想用唇去亲吻他流下的泪水。崇应彪手一挥，召唤出了幻形，自己则又变回了人型。他抱着殷郊依依不舍的吻了一会，然后才让一旁着急转悠的幻形将狼根从背后进到殷郊体内。殷郊被入的张嘴发出了无声的呻吟，他满面红潮的把面前的崇应彪扑倒，就在幻形在身后草他的时候，俯身去舔崇应彪的阴茎。以前并没有对这东西这么饥渴过，但是今天他只想放纵。他趴在崇应彪胯间给他做深喉，完全不管那粗长的东西可能会捅坏他的嗓子。狼型幻形和崇应彪把他上下两张嘴填满了，他给他做深喉的时候崇应彪就忍不住更深的捅进去撞击他的喉咙口，跟那幻形一前一后的草他。殷郊跪在他们中间，上下两张嘴都得到了满足。身后野兽的快速抽插让他含不住口里的肉根，过度疲惫的身子往一边倒去，让那两个东西暂时脱离了他的身体。外面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皎月当空，薄纱一般的月辉裹在他浑身情痕的赤裸身体上。崇应彪把他抱起来，挥退了幻形，搂着他缠绵的接吻。他的手轻轻的抚着他汗津津的背，然后滑下去伸进后穴里勾着那已经被草红的肠肉来回磨弄，殷郊在他怀里发出舒服的哼声。这庙里有张供桌，上面竟还有贡品。崇应彪从果盘里拿下几个荔枝，掂了掂觉得好玩，就趁殷郊迷糊的时候，将荔枝塞进了他的后穴。刚被野兽干过的穴道非常敏感，荔枝凹凸不平的表皮刺激的他呼吸凌乱腰都软了。崇应彪用手指顶着这几个东西一路往里推，直推到不能再推了为止。已经流水的小穴把荔枝壳都泡软了，让那东西不会划伤他的内壁，他被那东西磨的难受就爬起来抓着崇应彪的阴茎往后面塞。崇应彪的龟头接触到那坚硬的果皮也爽的发疼，他把殷郊拎起来按在自己的肉柱上，狂插猛攻直捣烂了他后穴的荔枝。“崇应彪，崇应彪。”殷郊攀着他被颠弄着：“你的幻形呢，我要它，我要你们一起草我。”崇应彪拧了一下他的乳头说：“不行，你重伤初愈，受不了的。”“不。。我想要。”殷郊语气里带着祈求。“或者，你们狼不是会召

集同伴吗？你叫一声，把它们叫来一起干我好不好？”崇应彪顿了一下，然后殷郊感到他体内的阴茎开始涨大，崇应彪第一次在下身还插着他的情况下化成狼型。狼王的声音低沉蛊惑，在他耳边说：“看来我还是对你太纵容了。”他这次的狼型化的比以往都要大，许是刚才的交媾让他灵力增进了不少。身型大胯下的兽根也相应的更大了。肠道被徒然撑开，撑的殷郊啊的一声叫出来，他感觉自己的腰都快被这巨狼给奸碎了。感受到身上的野兽非常生气，但又不清楚哪里惹它生气了，他只能哑着嗓子流着水，被翻来覆去的草到了天亮。这次狼王成结的时间更长了，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他乖乖的躺着被射精，甚至会主动收缩肠壁让自己在这过程中达到高潮。他的初夜就是跟野兽在搞，让他越来越适应兽交给予他的漫长快感。他抱住狼王的脖子，吻了吻它的额头说：“射的久一点好不好，我想要你的东西。”狼王点点头蹭了蹭他。“小狼，我的父帅和阿娘都死了，我只有你了”他迷迷糊糊的说。“我再也回不去家了。”狼王安抚的舔他，兽结还没消下去，殷郊就精疲力尽的睡了过去。

“我也，回不去了。”狼王心想。

tbc

Chapter 5

Chapter Summary

登基 剧情

饲狼 5

接下来的几日，殷郊像着了魔一样，每天逮着崇应彪就跟他翻云覆雨。破庙有时候还会有人来，他们就搬去了山上的茅草屋。这里远离人群不会被打扰。有时崇应彪变成狼型去河里给他抓鱼，刚上岸就被殷郊扑倒骑在他的兽根上动腰。狼毛刚被水打湿现在跟殷郊滚在一起又用其他液体把殷郊打湿。有时候他以人型正在烧饭，殷郊就把他拉进屋里衣衫半退的拉着他的手去触碰自己的小穴，激的崇应彪狼血沸腾当场办了他。殷郊要，崇应彪就给，他们就像两个被世间抛弃的灵魂，纠缠在一起互相取暖。

好处就是，经过他俩异常频繁的交合，殷郊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初甚至更好，崇应彪的灵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充盈。殷郊再迷糊也察觉到了问题。于是狼王在他的质问下，把自己是如何从天上震落，内丹又如何融入到他体内，以及灵力，内丹和交合之间的联系都和盘托出了。殷郊听完沉默良久，然后他点点头，说额我知道了。狼王奇异于他如此平静的反应，刚想追问，就听门外有人敲门。这里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人，他们警觉起来。随后就听到了外面熟悉的声音，“这里应该没有人住，咱们再去别处看看吧。唉天可真热，讨口水都这么困难。”那是姜文焕的声音。殷郊眼睛里突然就有了神采，他哗的拉开门，跟门外的人四目相对了。

姜文焕见到殷郊瞬间泪流满面，他扑上来紧紧抱住殷郊喊着：“主帅！你真的没有死！”刚走出几米远的鄂顺也回头看到了殷郊，三个人一时间相顾无言恍若隔世。

姜文焕被刺瞎了一只眼睛，殷郊碰了碰他的眼罩，叹了口气说：“我对不起你们。”“主帅，非你之过。”姜文焕说：“我们不是被夏国攻击的。”他抬头看向崇应彪，变成人的崇应彪他第一次见。“放心，自己人，是他救了我。”殷郊说。“嗯。”姜文焕点了点头继续说：“那晚真正夜袭我们的是王军。。。 ”殷郊眼睛陡然睁大，不可置信的看着姜文焕，然后又看向鄂顺，鄂顺埋下头叹了口气。“我懂了，”半晌，殷郊低语。“这几年咱们仗打的太好了，招致朝中佞臣嫉妒，许是有人在圣上面前谗言，我猜应该就是国师了。他一定是对殷启说担心我功高盖主，有朝一日必反才想方设法招我回朝，想以此将我软禁。没了军队，我便对他的皇位不再有威胁。”殷郊揉揉眉心继续说：“但是他没料到我会抗旨不从，于是便起了杀心。那日若是我死了，他们就会说我战死沙场。我若逃了，他们便四处放出我叛逃的消息，然后再名正言顺的杀我父帅再追捕我。”事情都清楚了，殷郊一脸绝望的平静。“主帅，老将军的死还请您节哀。。”殷郊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小苏。。。怎么死的。”他声音有些颤抖。“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被。。乱箭。。被。。。”姜文焕说不下去了。旁边的鄂顺也强忍着泪水。“咱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咽下悲痛，殷郊问。“顺子那边的精锐当时在几十里外驻军不在营里逃过一劫，我这边折了一半弟兄。”殷郊低头思索半晌，再次抬起头的时候，眼中充满着决绝，他对两个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说：“想复仇吗。”“做梦都想！”“那好，不是说本将谋反么，那老子就反给他看！”

当晚姜文焕和鄂顺回去整顿残部。殷郊窝在崇应彪怀里，他下身还插着那刚刚射过的东西。“小狼，现在我要去做真反贼了，你跟我吗？”“不跟你我跟谁？你不会用完就扔吧。”崇应彪说：“我下面特别好用。”“你怎么做人这么久了还这么说话，人才不会天天想这些事

情。”殷郊往前挪了挪，让他那东西出来，然后转过身面对面抱着他。“做人很难的，有好多事身不由己。”

“你不是人吗？你怎么天天想着跟我做？”崇应彪说。

“你就当我是个已经死了的鬼吧。孤魂野鬼。”

“不可能，鬼才不会这么热，你后面每天都热的我不想出去。”狼王也有绞尽脑汁去逗一个人类开心的时候。半晌，他看着怀中熟睡的殷郊，又轻声说了一句：“放心，有我在，你死不了。”

第二天，二人出发去跟姜文焕他们汇合。“你现在能变多大。”殷郊问。“最大可以到普通狼的三倍，怎么。”“我照夜白没了，没有战马了。”殷郊说。“什么？你晚上要骑我，白天也要骑！”崇应彪装作惊恐后退一步。虽然这间茅草屋很简陋，但是要走了殷郊还有点依依不舍，他们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里，再见了桃园。

夏军没想到殷郊如同鬼魅一般又出现在了城下。大将军身着银甲，骑着一匹巨狼。那庞然大物双眼赤红，只立在那就能震慑周遭的一切。夏国主将站在城楼上向下看，手里拿着那柄诡异长剑。殷郊俯下身，在崇应彪的耳边说：“我要那个。”狼王朝天吼了一声作为回应。“攻城！！”殷郊剑指苍穹一声暴喝。

为了这座城，他们为殷王打了十多年的仗，结果现在背负着叛军的骂名。所有活着的人都像要了却化为厉鬼之前的最后一个遗愿，拼死杀敌。等攻下这座城，完成他们的执念，他们就可以毫无遗憾的转身去为了自己的意志而活。

那柄长剑实在厉害，夏国又召唤出了怪物军团。“上城墙，夺剑！”殷郊拍拍崇应彪的脖子。狼王后退两步，之后向前疾跑，数十丈高的城墙顷刻就越了上去。夏将完全没反应过来，被狼王一掌拍碎了头，血溅三尺把狼王的毛都染红了。那敌将死了还把剑攥的紧紧的，殷郊走过去砍断他的手，将那神器夺了过来。“这就是能召唤阴兵的大夏龙吟剑么。”他喃喃说。

夏国主将已死，神剑被夺，兵败如山倒，这座久攻不下的城终于让他们拿下了。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殷郊率军直捣殷国王城，昔日护国大将军起兵谋反了。

朝中刚得知殷郊现身关外，殷启跟国师还没来得及密谋对策，就传来殷郊已经把边关守军将领杀了的消息。而此将就是那天夜里被派去围杀他们的人。“殷郊非莽夫，看来他已经全都知晓了。”国师说。“那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殷启大叫：“不是把他的兵都杀光了吗？他哪来的兵？？”

殷郊骑在狼王背上，高高举起大夏龙吟剑，心中默念：“以吾之名，祭奠苍生，魂兮归来，荡平殷都！”片刻间，那些死去士兵的亡魂都被召唤了出来。他看到为首的是他的副将苏全孝，那张年轻的脸看向他笑了笑，然后转身带领着数万阴兵一马当先杀向这个他们一直守护着的国家。

一路上所向披靡，养尊处优的王朝兵将怎能是这群孤魂野鬼的对手。只月余，就从边关杀进了王城。城墙上的守军远远就看到浩浩荡荡的叛军兵临城下，判军之首就是那个这许多年来一直护佑他们委身于皇城之内无忧享乐的大将军殷郊。现在的他全然就是个杀神，行至城下，他抬手止住身后大军，跟城墙上的昔日同僚喊话。

“罪将殷郊，你有何话说。”

“祸国之主，切不可愚忠。”

“你若知罪，圣上可饶你不死。”

”他饶我，我不饶他！”

说罢，手一挥，身后万箭齐发，城门守军顷刻溃败。

这是最后一道门了，再往前就是皇城大殿了。阴兵进不了城，只能就此做最后的诀别。“小苏。”殷郊看着苏全孝转身离去的身影，伸手想要触碰。他看到他的副将回头冲他挥了挥手，恍然记起当年两人还是孩童时的誓言：“等我们长大了，你当主帅，我就当你的副将如何！”“那你可要变得更厉害啊！”“还用得着你说！”一阵风刮过，百万阴兵消失的无影无

踪。逝者已矣。

“姜文焕鄂顺随我杀进大殿，手刃庸主！”

大殿之内，昏庸的国君被提着剑的叛将逼至角落。

“父亲宅心仁厚，我一家满门忠烈从未做过对不起殷国对不起你的事情，而你却听信谗言害我至此。你死有余辜！”

“你这逆贼！欺君罔上，罔顾人伦！逆贼！”

“我是逆贼？不你错了，谁能坐上这巅峰王座，谁就是正统。”

说完手起刀落，旧皇的头颅重重砸在地上。

殷郊回头看向大殿门口已经吓的跪在地上的国师。

“你你你，杀了皇上！”

殷郊走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对，我杀了他，可那又怎样，若不是你从中挑衅让他疑我害我，他怎会落得此等下场？看你如此忠心，不如去地底下继续做他的狗吧。”第二颗头颅滚落。

血飏出来，溅了他一身。他一身肃杀，提着金光迸发的大夏龙吟剑，立于大殿高台之上。

他将手中长剑高高举起，厉声喝道：“佞臣已除，庸皇已死，自今日起，奉我为主！”四方众人在他面前竞相跪拜山呼万岁。

tbc

Chapter 6

Chapter Summary

5p。。。完结章

饲狼 6

皇上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被野兽压着干。
有时候甚至白天难得空闲的时候也要被压。

殷郊泡在汤池里，揉着太阳穴。这可不行，他想。自从被封为护国神兽，崇应彪在国都混的那叫一个如鱼得水。晚上它变成狼溜达进自己寝宫，舔着舔着自己就就范了，被压着干到腰疼。白天他倒是神清气爽的变成人跑出宫去，从市集上搞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回来。知道自己喜兵器，他就买了一堆刀枪棍棒，还一脸期待的等着他夸。后来又不知道在哪淘了几本话本回来，叫什么《殷将军秘史》。结果自己当晚就被狼王的兽型和人型一起干了个通宵。问他怎么回事突然发病，他就一脸委屈不高兴说什么，这话本胡说八道，上面写你跟你的副将有艳史！还不止一个人，你手下的那几个都。。。总之本王很不爽，现在我只能幻化出一个兽型，你等我练好八重术法，我都召唤出来床上肯定比他们人多！”殷郊捏着眉心，挤出一句：“有些法术，倒也不必一定要练。。。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想。这狼不是兽界之主么，即使内丹在自己身上，以目前他的灵力已经不必整日跟自己待在一起也能回兽界，不会是因为跟自己有了几天云雨情就赖着不走了吧。兽类的心思真是猜不透。

正在这时，他周围平静的池水开始波动起来，抬起头就看到刚还在想的那匹狼已经迈进了汤池，那庞大的身軀使汤池里的水瞬间就溢出了大半。“不是让宫女守着么，你怎么又进来了。”殷郊踢踢它的前腿。崇应彪趴下了有点不高兴：“给她两本《殷将军秘史二饲狼》打发了。为什么不让我进来？”“什么？此等淫书还有二？不是已经禁止流传了吗？”殷郊想朕果然治国有方，百姓已经无所事事到这种地步了。“哈，是我找了几个秀才写的，专门写殷将军和他的神兽之间的艳史。”皇帝震惊：“你。。你你。。想不到你还学会找人捉刀了？？ ”“花了点钱罢了。。。 ”殷郊头痛，心想以后要是国库空虚了一定要让它去给人拉磨。正烦着，那狼王挨过来舔他裸着的胸不依不饶的问：“为什么不让我进来？”殷郊全无用处的用手臂挡它：“崇应彪，你昨天夜里干了朕两个时辰。”狼王点点头，舌头不停。“今天寅时你又进来然后射了朕一身。”狼王嗷呜一声表示肯定。“巳时朕刚上完朝，你不等朕回寝殿就在龙椅上按着朕兽交你竟然还敢成结！”狼王尾巴已经在他穴口徘徊了。殷郊一把揪起他的尾巴冲他吼道：“为什么不让你进来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被揪了尾巴的狼王反而把尾巴再往殷郊手里塞塞，然后抖了抖耳朵说：“没数。”

汤池本就很热，狼王的兽根进来之后烫的殷郊扬起脖颈长长的呻吟了一声。他手攥紧狼毛，被顶的浑身熨帖。全然忘了自己刚才还想结束这种日子。动物的肉根顶端不似人一样光滑，而是长了一圈短粗坚硬的毛，它们此刻正刺刺的搔刮着殷郊柔嫩的肠壁。就算经常被这么干他也受不了的叫出了声。刚沐浴完的身体甜美湿润，狼王伸出舌头又将他舔的浑身湿透。他乳头上还挂着今天早些时候被自己咬出的齿痕，可怜兮兮的。它就凑过去舔了好一会，这下被口水彻底湿透了看起来更可怜了。它舔完了前面，就让殷郊背对着它趴在汤池边沿从后面骑他，而后继续舔他的背。殷郊趴在那手没什么抓的只能攥成拳放在嘴边咬住以防自己叫太大声招来宫人。看他这样子崇应彪心疼，他就变成人身从背后搂住他，把他的手拿过来亲亲手背上的牙印，然后把自己的手指伸进他嘴里让他咬，下身继续九浅

一深的草弄。嘴里是崇应彪的手指，殷郊怕咬痛他，于是就松松的含着。高热的口腔分泌着唾液濡湿了手指，那可恶的指尖还在他舌头上画圈，让他的口水止不住流出来，打湿了崇应彪的手腕。“皇上，你怎么上下都流水了啊。”崇应彪让他转过身，然后自己抱着他靠在池壁上，盯着他那好看又情色的脸做。“自从用了潮息珠，你怎么每天都流这么多水啊，看来这神物除了能治伤，还能让你每天都湿哒哒的等着挨草。”汤池里的水已经被他们折腾的就剩下浅浅的一层了，让这具被狼王日夜奸弄的身子毫无遮掩的暴露了出来。殷郊柔韧有力的肌肉上遍布着深深浅浅的吻痕，看来狼王确实很喜欢品尝他。他的后颈处忽明忽暗的显现出一个红色印纹，那是和狼王内丹相合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东西。他情动的越厉害，这印纹就越明显。狼王经常为了让这东西完全显现出来，捏着他的胯干上好几个时辰，然后在最完整的时候一口咬上去，再用牙轻轻的磨，等待怀里颤抖的身体平复再松开。因为经常被咬，那里已经分不清是吻痕还是印纹了，不过没关系，都是狼王弄上去的东西。殷郊感觉后穴里那东西的跳动鼓噪着他的腹腔，让他产生一种饥饿感，他嘴里需要东西。于是，他搂着崇应彪去咬他的舌头。崇应彪恶意的不给他咬，他在他嘴里追，他就往后退，他到左边，他就转到右边。气的殷郊一口咬上他的脖子。崇应彪好笑的捏着他的下巴安抚着舔吻他的鼻尖，然后如他所愿的把舌头送进他嘴里直吸的他舌根发疼不停吞咽。一吻毕，殷郊哼哼唧唧的攀着他的肩被顶的来回摇晃。狼王一改往日的刚猛，捏着他的腰慢慢的动，直磨的他肠肉充血软糯极了。但是殷郊觉得这么弄更舒服，他在这缓慢的节奏中放松下来，软绵绵的趴在崇应彪身上，仔细体会那体内的东西是怎么玩弄他的肠壁，让快感细细密密的传到他的腰上，然后再到腹腔，再到胸口，然后弥漫进自己的大脑中的。崇应彪弄得他好舒服，让他觉得自己日日夜夜能与他这胯下的东西相伴倒也没什么不妥。他凑到崇应彪耳边说：“小狼，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练好那个八重术法，这一根，不够吃啊。”轻松激的狼王插着他变身巨兽。“八重需要灵力更高，现在只练成了四重，皇上凑合吃吧。”说完挥手又幻化出了一个兽型和两个人型。殷郊瞪大眼睛看着这三个幻象朝他走过来，随后其中一个人型从身后抱起他跟他接吻，另外两个就凑过来舔舐他的乳头和下体，他后面还插着狼王真身的粗大兽根。一时间全身上下的敏感点都被同时伺候着，激的他理智尽失堕落进了无边的淫欲中。舔着他下身的那个人型幻象平躺下来让他骑在自己小腹上，然后把阴茎挤进了塞着狼根的后穴，和狼型一起动作了起来。也许潮息珠真的有作用，让他被内丹温热的后穴同时发起了水，湿漉漉的吞咽起了两根巨物。他爽的要叫，但是抱着他的那个人型还在吻他。他去够那人的下体，撸动了几下，那人随即放开他的嘴，把他的头按下来，将被他摸硬的阴茎抵到他的唇边。殷郊张开嘴把粗长的阴茎纳进口中，然后随着身后的节奏一来一回的用喉咙口去摩擦。另外那个兽型饥渴的舔舐他的身体，粗糙有力的舌头不断刺激他的乳头和下身。皇帝的浴殿已经不是淫乱能形容的了。“够不够吃？”崇应彪狼身一边操他一边问。“嗯。。嗯够了。。够了。”他口里含着一根含含糊糊的答应。后穴里的两根突然同时加速，干的他含不住口里的，被脱出来的阴茎戳了好几下脸颊。他睁开眼把那东西重新摆正，然后用鼻尖去蹭它的头部，直蹭的那东西开始流精弄得他满脸都是。看他自己玩的得趣，崇应彪手一挥出现两条黑色锁链，松松的捆住了他的双手。“现在开始，手不许用了，只允许用上下两张嘴吃东西。”狼王命令。殷郊被捆在两兽两人中间，身前身后被肉棒连番进入。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总有两根或三根东西在他身体里欺负着他，那些肉根支撑起他的身体不让他倒下，就这样颠鸾倒凤的玩的他一身兽精，腰身酸软的瘫倒在汤池中。崇应彪挥退那几个幻象，然后狼型在他身后成结。灼热的狼精让他意识清醒了些，一边被射着一边舒服的喘息。他手上的铁链消失，崇应彪俯过来舔舔他手上的勒痕。最后一边感受着他肠壁的颤动，一边等待兽结消失。

殷郊头晕脑胀的靠在池边上，还要抵御旁边不老实的狼的乱舔。终于他按按太阳穴睁开还带着迷离的眼睛，用手捏住了狼嘴：“你不是狼王吗？怎么还不回兽界？”他问。狼王有点委屈趴下了：“唔。。我灵力不够。。”“放。。咳。。你逮着我没日没夜的干你现在跟我说你灵力不够？崇应彪你找打啊。”他去揪狼尾巴。“说实话！”

狼王把之前为救他去求夫诸并答应猖狂三千年不回兽界的事都说了。

殷郊看它良久，揉着手里的狼尾说：“你是不是。。”狼王马上说：“不是！”“什么不是啊，你以为我要说什么。”“不管你要说什么，我都不是为了内丹干你的。”“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委婉一点。。”

殷郊叹了一口气，说：“我是问，你是不是，喜欢我。”狼王激动坐起，忘了尾巴还在人手

里被扯了一下：“嗷！疼！我是啊！我当然喜欢你啊！不喜欢你我早吃了你了！”狼王趴过来，舔殷郊的脸：“哪能天天找你做爱啊。”殷郊躲了，去推它的头：“你懂什么是喜欢啊！你倒是说说你喜欢我什么？”狼王直着脖子大声说：“你脸长得好看，每次被我干的舒服了就红红的特别可爱，还有我很喜欢你的胸，你奶头也很好舔，还有你下面的小洞，特别紧还有。。。。”殷郊忍无可忍一巴掌呼上去：“你就是头色狼！你这根本不是喜欢你就是色欲熏心，离我远点！”他说着就要起身。崇应彪慌忙变成人型，上前紧紧搂住他，“别走。。”他闷闷的说：“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喜欢，但是你伤心的时候我也会伤心，你受伤的时候我想去杀了伤你的人，我想把我有的一切给你，没有的只要你要我拼了命也要拿给你。我九耀狼王从不说谎，喜欢你的脸是真的，喜欢你的身体也是真的，你的一切我都喜欢！殷郊，我就是喜欢你啊！”他抬起头，看着他的脸，难过的说：“你不要我了吗？”大殿里一时安静了下来，这直白又动情的表白像一条火舌舔弄着殷郊心底的冰墙，他看着那双映满了自己全无半点杂质双眼，情不自禁的俯过身亲了亲他的额头轻声说：“怎么可能不要你，你是我的小狼啊。”

“我是自愿不回兽界的，并非全然因为狴犴。”崇应彪盖着被子规规矩矩的躺在殷郊边上。他此时跟殷郊十指紧扣内心雀跃的不得了。“所以你不能赶我走，我不想做三千年流浪狼吗。。”

“憋回去，别装了。”殷郊用空的那只手去捏他鼻子。“我觉得不行。”殷郊说。

“什么！”狼王装不了几分钟正狼君子翻身压过来：“但是本王觉得特别行！”

“不是，你先下去。别乱发情！躺好！”殷郊按住他：“我的意思是说，你想留在我身边是你自己的意愿，但是朕的狼谁也不能欺负！”

“嚯？”狼王爱极了他这样子，去亲亲他的嘴说：“那皇上想怎么办？”

“狴犴啊，龙的儿子是么，那它得叫我一声父皇啊，走，干它！”

“可是现在我打不过它啊。”狼王得寸进尺的凑过去蹭他。被抓着头发拉开：“你知道你现在是人型吗崇应彪，还蹭什么蹭，你这样真的把人和兽的脸都丢没了。”“那我去蹭别人？”“退下吧你，朕要就寝了。”“不行，皇上一言九鼎要帮我教训欺负我的兽的！”“那你还等什么？补灵啊！”崇应彪身后的狼尾嗖的立起，“嗷嗷嗷嗷？”“说人话。”“那个我很大。”“这事朕知道的很详尽，你不用说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本体很大，如果想对抗狴犴就得用本体，这样需求的灵力也就特别多，如果真要达到那个程度，你就得。。至少得。。”“别吞吞吐吐的。”殷郊揪不着他尾巴就改为揪他耳朵。“跟我不停交合七七四十九天。”殷郊手放下了，闭了闭眼，然后问他：“不停？”“啊。。也是可以停的。。就用膳啊，沐浴啊，普通睡觉都可以停的。”“。。。。崇应彪，你觉得，那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堂堂狼王的头又被打了。

这七七四十九天可谓荒淫无度，皇上后面插着狼王的兽根批奏折，还要集中注意力不能把阅字写歪了。以至于用膳的时候，崇应彪变成人型咬起一只虾喂给殷郊，然后两人亲着亲着又开始了，而汤池简直是天然的交合场，氤氲的水汽掩盖不住正在被兽交的皇上发出的舒服哼声。停？根本停不下来。

殷郊看着崇应彪化身上古巨兽的时候，还是被震撼了一下。“你，确实很大。”他用力抬起头也看不到这巨兽的全貌。九耀狼王低下头，用鼻子拱拱他，示意他坐到自己头上来。殷郊坐在他的两只耳朵之间，待它昂起头，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广袤无垠的万里江山。“这是朕。。”此情此景，皇上情不自禁的开口。“为本王打下的江山？”狼王动动耳朵，抖了抖毛。殷郊捏捏他的耳朵摇摇头说：“不，这是朕和你共主的江山。”

狴犴正在小憩，忽然感到整个寝殿都震颤了起来。它仓皇奔出还没站稳，就看到一个浑身煞气的庞然巨兽朝自己冲过来。这不是那个被自己震下天的九耀狼王又是谁！它头上还坐着个。。。人族？狼王二话不说抬掌就把它寝殿给掀了。然后嘶吼一声响彻整个兽界，万兽皆闻欣喜若狂：“狼王回来了！”

狴犴身为龙子自然毫无惧色，它也迅速收揽身心摆出进攻姿态，上古巨兽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狼王小声跟殷郊说：“等下可能会很颠簸，我怕你后面疼。”殷郊翻了个白眼说：“拜你那内丹所赐，朕后面从来不疼。”然后他拍拍狼头说：“去，狠狠揍它，打赢了晚上让你骑我。”狼王巨尾又嗖的一下立起来甩着，跟殷郊说：“坐好了！”说完它腾空而起，在半空

中周身依次亮起九个耀纹，金木水火土天地神鬼皆被感召，九道雷束直轰向那虎型巨兽狴犴。狴犴也绝非等闲之辈，随即张开千丈土灵盾护体。一时间狼王的雷击竟对它全然没有办法。这时候夫诸匆匆赶来，见二人焦灼遂聚起滔天巨浪直朝狼王扑了过去。殷郊见狼王分身乏术，他站起身，冲天大喝一声：“剑来！”一道金光突入战场，大夏龙吟剑现身。殷郊手持圣器聚力一劈，一道磅礴剑气破空直把那浩瀚巨浪从中间劈开了。那边狴犴刚得以喘息，又见夫诸被一区区人族制住式微，岂敢罢休，虎啸一声便朝殷郊扑去。殷郊冷哼一声挥出两道剑气，然后纵身一跃而上，踏着它直捣狴犴面门。狴犴身躯巨大，躲闪不及，被迅疾如风的殷郊一剑刺中眉心。狼王见狴犴竟敢攻击殷郊勃然大怒，它狂暴的拍击地面，大地顷刻龟裂，从四分五裂的地缝中升起熊熊火焰，那是狼王的本命魂技幽冥赤练。喷薄而出的火舌变成一根根暗红锁链将狴犴牢牢捆住，烙铁一样的高温烫的它动弹不得。这时，殷郊轻飘飘的从空中落回狼王头顶，收了剑，拍拍狼头说：“可以了。”狼王怒吼一声应了，收了火链，而后和来时一样，骤然转身离去。它一边走，身后满目焦土的大荒之境一边恢复着原貌。

“且慢”狴犴在身后喊道：“你不杀我？”

狼王：“当然不，你死了谁管兽界？”

狴犴：“我以为你想管！”

狼王：“本王不管啊！谁要待在这破地方！我还要跟郊郊回人界的。”

狴犴：“那你上来干什么？？？”

狼王：“揍你一顿。”

狴犴：“。。。。。”

狼王：“然后让你看看我也有帮手！嗷！还要谢谢你跟夫诸啊。”

狴犴：“??????”

这一战从晌午战到黄昏，太阳快要落山了，夕阳的余晖照在灰白巨狼的身上，让它的毛金灿灿的发着柔光，好看的紧。它刚惩治了仇人，头上还坐着心爱的人，整匹狼心花怒放。他就在这温暖的霞光中，慢悠悠的载着殷郊往王都走，回他们共同的家。

殷郊拽拽它的耳朵，问它：“你刚叫我什么？”

狼王：“帮手！上次狴犴就是找了夫诸这个帮手联合起来把我丢下来的！”

殷郊扶额：“他们那叫夫妻。。。”

狼王：“我是想这么说来着！但是你说你不是母兽，也生不了小狼崽。。我就没敢。。。”

殷郊：“那我教你个词。”他抱住狼王的耳朵贴近它说：“我们两个这叫，爱人。”

太久没出现的九天玄女又一次被召了出来。“我想问下殷郊的寿命。”狼王表情严肃。“因为你的内丹跟他融了，所以他现在非人非神，既不会像凡人一样死去，也不会像神仙一样长生万年，他的寿命跟你的同根同源，也会与你相伴千年。”“这是最后一次召你了，大恩不言谢。”狼王朝他点了点头。“那我就祝狼王殿下千年好合早生。。啊不对。告辞。”“说到这啊，你们神仙有没有什么法子。。那个生。。。”“人家好歹也是人皇，要不你自己试试？走了！”九天想，真好啊，终于要远离这对黄暴的主顾了。两千年后的某天，她在商场里坐着喝荔枝冰，不经意间瞟过男装店门口，啊有帅哥！她坐直了身子，但是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她当年那俩糟心的主顾嘛！殷郊西装笔挺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他手里提着6个袋子的那是狼王？我的天，啧啧啧不忍直视，真丢狼啊。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情，好想发豆瓣情侣去死去死组吐槽啊，谁懂啊家人们两千年前的一个雨夜，我本来在自己的主神庙吃荔枝，突然那果盘就被抢走了啊，而且还。。。荔枝。。。玄女看看手里喝了一半的荔枝冰。。。想扔，但是好可惜啊。

饲狼全文完！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